

人世間

在充满希望的乡间

牟民

空巷

果农套袋时节，街面除了阳光的流动，偶尔走过一条宠物犬，没个精气神，往日里蹲街头的老人也不见了。早年的多条胡同，在岁月中不知不觉消失了，现存的只有敞亮房子组合的街巷。一律的高大，带着东西厢房，南有宽阔的平房，上摆太阳能，矗立几仓金黄的苞米棒子，那是富裕起来的存在。自家门口水泥硬化，不见草刺儿。村口不见人的地方，堆满了腐烂的树枝。家家讲干净，很少烧火炕，冷了热了有空调。厨房均用液化气，烧草会烟雾腾腾的，怕污了白亮的屋顶，脏了发亮的地面。正房前出厦，正好隔断出一条走廊，摆放一溜喜欢的花卉，门边衣裳架，干活进家换衣服拖鞋，一个洁净的空间，进来很养眼，疲累的心也渐渐舒展开来。

天刚放亮，只听家家如约定一般，门一开，一阵电动车响。男主人驾车，女主人坐在后斗里，头脸蒙了纱巾，电动车欢快地在柏油路上拐个弯儿，瞬间，消失在绿色的果园里。街巷呢，半天再也寻不到一个人。

巷子里的村人，大都过了六十岁，七十左右的居多。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当下七十岁的乡下人继续行走在田间，还是做农活的好手。平静的日子里，很少串门，家家备齐了摆弄果园的器具，不用跟人借还，只在果园闲时，出来遛遛腿，不知不觉又去了果园。街巷树荫下，是妇女们的场地，手拿一把韭菜，或者提一篮子芹菜、苦菜、蒲公英，几个女人围坐，择菜不是主题，闲谈才是正事。

午间，开进一辆大头车，喇叭里不歇气地嚷：面鱼、油条、麻花、包子、肉夹馍、馒头、大饼、豆腐脑来——立时出来主妇们，一手不停指点熟食，齐了，划开手机，付款，迈步挺胸回家。食物端上饭桌，两人热乎乎地吃起来。往日的习惯：女人跟着男人风里雨里忙活，回家收拾饭，男人躺炕头上抽烟歇气，饭熟了，爬起来小酌一杯，开饭。吃毕，女人再一通忙活，围裙没解下，又要上山了。眼下：两人一起做，或者男做女歇；不愿做了，外买去。反正不缺那俩钱，女人别累着。

有时候，女人的平等要靠争取。李家巷口东家男人李哥不愿吃外卖，女人累得不愿做饭。两个人忽然就杠起来。八十岁的婆婆在后街住，听到消息，赶快送来刚出锅的包子，这才平息了争吵。

婆婆撂话，以后忙了，午饭我给做了。天天吃外卖，钱多了烧的。

土里刨食的人

多年前，种地不落地边，如今果园遍地，沟沟坎坎的小地块，大家都懒得管它，撂在那儿长草吧。即便种上了，也收获不了多少，不如有空儿管管苹果。可在八九十岁人的眼里，那是丢了金子，可惜死了，心疼死了，断不肯

丢弃的。在我们百十户的村里，有三位耄耋老人，就舍不得那些小地块，拾掇拾掇种上。我只要回家，到山里去，一定能见到他们劳作的影子。

先说刘叔。

刘叔有两个儿子，家家种着十亩果园，年纯收入都在十万多元。刘叔过了八十五岁，可还是去摆弄荒地，天一亮，铁锹、镢头、粪耙子、篮子装小车，到南山坡，弯下腰，开始垒地堰、刨地。那天，我见他蹲在地里，头凑近地面，双手捏泥块，再看他身后半分地，泥土如面罗过了，苞米面一样细腻。真耐烦，真好功夫！我不禁感叹。

我问他，大叔，咋这么下功夫？要种啥？

他红脸蛋上满是尘土，膝盖也粘满泥土，对我说，种地瓜呀。

地瓜不用这样，它抗折腾。

话不能这么说，地瓜也是命，它也喜欢好泥土，你给它几分力，它就给你几分成色哩！

我忽然问他，大叔，听说俩兄弟每人每年给你三千元，二百斤面粉，二十斤花生油，咋就不要，非要自己下力？

你到我这个岁数，就明白了。人活着自己抓挠的踏实，吃起来甜香。我今年八十五了，一顿一个大馒头，一碗稀饭，肉菜不作数。咱这个岁数的庄稼人，都是土里刨食的，活着就跟泥土亲。再说，咱赶上了个好日子，多活动活动筋骨，多活几年，多享享福哩！

我点头，本想夸几句。刘叔站起，拍拍手里的泥尘，不是说，要实现中国梦，也有咱的一份责任哩！

我忽然忆起刘叔是个老高中生，当初教过中学。要不是三年自然灾害，离职回家照顾生病的双亲，他应是退休的老干部了。

看我，身子骨赶上小伙子了，再活几年没事儿。

也是，看看刘叔轻巧的身板骨，走起路来双腿嗖嗖的，这是劳动所给。正说话儿，路旁走过挑俩水桶的八十八岁的林叔，他踩着担杖吱呀吱呀的节点儿，哼着小曲儿，往半坡里去。刘叔说，你看这老家伙，奔九的人了，小伙子一样，这是个福分，他要蹲着，有这壮实？

林叔跟我招手，我大声跟他说，大叔，悠着点儿，别累着！

没事，我刚点种的苞米，墒情不好，浇浇水。

那块一溜儿如布条似的地边儿，林叔点了三行苞米。他抹抹脸上的汗水，舀水给刚出的苞米苗儿喝。能打五十斤苞米哩！

太出力了，大叔！

出啥力？你不晓得，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吃可是活着的第一件大事，大侄子，你要记住，到哪里，先要把粮备足了，上面不是说，要把饭碗捧在自己手里吗？这可是说到家的大实话。

我疑惑道，大叔，你应该不缺粮的呀？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丰年防灾年嘛！现在不缺，不等于任何时候不缺。

老人家真务实。

回到村里，正碰上本家九十岁的驼背二爷，他叹息着自己早年冬天打水库，寒了双腿，干不动重活了，要腿好，推小车都没问题。他拿了盛豆粒的瓢，说是去北岭那块开的荒地，把没出的大豆补齐了。

他一路蹒跚，往村北走。听母亲说，别看你二爷驼背、关节炎，种着大大小小二十多块荒地呢！儿子不让他干，老老实实蹲着，可他闲不着，见了没人种的地，喜欢死了，非要开出来，种上庄稼。

要说对土地最亲的，莫过于这些老人了，因为他们从一出生，就跟泥土混，在土里刨食，刨着刨着，刨成了铁杆关系。

看着二爷的背影，往日他当小队队长的影子再次浮现眼前。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村里人，不要忘了手里的粮。

苹果树下

北街本家大哥几年前脑梗血栓，亏了治疗及时，只落下右腿不利索的毛病。他照旧跟大嫂在果园里忙活，虽然干活慢一些，总比一人多出活儿，而且有个说话的伴儿。两个人种着八亩果园，并不那么艰难。他们唯一的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三线城市，工作没起色，挣得不够自己花销，买楼、娶妻生子，全靠大哥大嫂果园里的收入。看这不起眼的八亩果园，几十年，竟能攒下一百多万，儿子买楼一次性付款。可去年大哥又复发了一次，双腿都不利索了，嘴也歪了。但他坚持到果园，每天等大嫂开电动车先走，他行走锻炼，一步步挪到果园里。

那天，我见他在苹果树下，坐条小板凳，手抖着扯开果袋，寻到一个苹果，哆哆嗦嗦把袋套上，然后拧死袋口。周围苹果套完了，再挪挪凳子，寻下一个目标。大嫂踩板梯，负责套树上的果子。也许太专注，也许转身不方便，大哥没跟我说话。我拿起果袋，便干起来。嫂子说，你大哥腿脚不方便，过去一天能套四千个，现在只能套八百个了。不让他干，他非来，我干着活，还要观望他，怕他再磕了，真不省事。

大哥依然哆哆嗦嗦地在套袋，刚把纸袋伸进了果子，手一抖，又脱开了。他继续撑一撑果袋，套进苹果去。我说，大侄子回来帮忙吗？前几天，他请假回来帮忙套了一天。没想着让他回来管理果园？

跟他拉谈过，在外面每个月挣个三千两千，不够一家三口嚼用（方言音，消费的意思）的，多亏家里给他买了楼。他有回家的心思，正犹豫不定呢！回来也好，不回也罢，趁我身体好，管理几年，攒几个钱，把果园入了合作社。

已经太阳当头了，果园到处热辣辣的。两口子一上一下，刷刷拉拉做活，忘了时间，他们啥也不想不顾，争分夺秒地套袋，套一个少一个，套一个便套下了一个希望。

诗歌港

愈合

邓兆文

在一个开心的石榴面前
谈以前的伤疤
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谁能保证一棵树
从小到大，就能长得
那么正呢
弯曲是必然的，有挫折
也是必然的
就像一只喜雀
叫得再好听
也有掉羽毛的时候
有时，我们看到一个巢
在风中飘摇
鸟不是拆台，而是再衔
一枚树枝
把它补上去

青春的音符

赖玉华

转身向你
篝火燃烧激情
张扬青春

蓬勃的希望
穿越时空
写下清澈的诗行

青春的音符
就像你
画在纸上的春光

风知道 夜未央
世俗的藩篱
无法拦住青春的潮汐

夕阳漫步天涯
跃进你的素简
向我的诗歌中走来

濯村樱花(外一首)

谢书梅

阳光垂下苇秆，将热烈的粉红色
挑挂枝头，一簇簇，一朵朵
簇拥着一个美丽的故事
还有一条，从远古娓娓道来的五龙河

纷至沓来的蝴蝶
在蕊心里捡拾着星子的光芒
远山叠翠，述说着天空的轮廓
翠鸟手牵爱情，啁啾啾啾
在枝头一唱一和

一场盛放，破土而出
引吭那曲古老的，沧浪之歌

千千阙歌

十万里春风，散落在樱花的怀里
灿烂的花语，是千千阙歌
一朵朵，悬挂于春的枝桠
姹紫嫣红，美丽无比

女儿们歌喉轻展
翠鸟驻足，蝴蝶闭翼
余音袅袅
在五龙河畔
左岸，是爱情
右岸，是甜蜜